

明

史

四十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總裁宣總理事務 經筵講少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加六級張廷璽奉

敕修

解 縉

黃 淮

胡 廣

金幼孜

胡 儼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義死父開太祖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

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畧曰臣聞令數  
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  
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  
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  
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  
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  
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畧無可採陛下  
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  
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  
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

歟又今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踏駁尤甚宜及時刪  
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  
世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  
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  
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  
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  
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  
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  
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  
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

閹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  
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  
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  
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  
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  
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  
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  
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  
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  
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勲勞甚非所

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姦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鬻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鐸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

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帥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妄誕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興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慝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

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

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耻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畧無次序惟陛下幸垂鑒焉書奏帝稱其才已復獻太平十策文多不錄縉嘗入兵部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潛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韓國公李善長

得罪死縉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冤又爲同官夏長  
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  
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  
十年來大用未晚也歸八年太祖崩縉入臨京師有司  
劾縉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以行謫河  
州衛吏時禮部侍郎董倫方爲惠帝所信任縉因寓書  
於倫曰縉率易狂愚無所避忌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  
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濞之虞邨哈木來歸欽承顧  
問謂宜待之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貳此類非一頗皆  
億中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事爲詹徽所疾欲

中以危法伏蒙聖恩申之慰諭重以錙賜令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存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欲絕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拜山陵隕淚九土何圖註誤蒙恩遠行揚粵之人不耐寒暑復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不測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是以數鳴知感冀還京師得望天顏或遂南還父子相見卽更生之日也倫乃薦縉召爲翰林待詔成祖入京師擢侍讀命與黃淮楊士奇胡

廣金幼孜楊榮胡儼竝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及列女傳書成賜銀幣永樂二年皇太子立進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帝嘗召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言之宮中恒情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各賜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后於柔儀殿后勞賜備至又以立春日賜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一日帝御奉天門諭六科諸臣直言因顧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

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其年秋胡儼出爲祭酒  
縉等六人從容獻納帝嘗虛已以聽縉少登朝才高任  
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  
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爲漢王高煦  
所忌遂致敗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  
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  
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領之太子遂定高煦由  
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  
而太子旣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踰嫡縉  
又諫曰是啓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寢衰

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久之福等  
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明年縉坐廷  
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叅議既行禮部郎中李至  
剛言縉怨望改交趾命督餉化州永樂八年縉奏事入  
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  
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縉時方偕檢討王偁道廣  
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下詔獄拷  
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  
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并及  
至剛皆下獄汝玉貫紘引高得暘皆瘐死十三年錦衣

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  
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  
方縉居翰林時內官張興恃寵笞人左順門外縉叱之  
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各疏其短長縉言蹇義  
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有  
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  
法尚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卹陳洽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  
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

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卽位出縉所疏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詔歸縉妻子宗族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正統元年八月詔還所籍家產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大夫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縉兄綸洪武中亦官